

李金真試擬

人 註 不

人 人 書 香 點 人 人 人 香
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

中國文字大率由簡趨繁



中國文字

大率

由簡趨繁

第二冊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

李金真白署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

月 日 出版

幸 毋 翻 印

試擬

出版人：李

發行

金

真

印刷者：

承教處：北投郵政七〇四八附七〇七號信箱

中國文字大率由簡趨繁 第一冊

定價新臺幣拾元

小啓

偏僻窮人，中國文字大率由簡趨繁，第一冊如果還有點銷路，本錢拿得回來，就再印第二冊。再準這個例，而第三冊、第四冊、第五冊、第六冊……一直印。如果本錢拿不回來，其餘的，就都胎死腹中。還沒有印過的，尚且不一定能够印得出來，印過的，那還有重印的打算？

文裏遇古字，都先來個「像」字，這是偏僻懶得查書，而仔細地描得一模一樣，不敢說那就是那樣。說「像」，就是說「約摸像」，不一定完全像。如果完全像

，僻陋就不說「像」了。

僻陋所說的「舌前音」，是聲母方面的，是舌前半截發出聲母的音的總稱，不限于那一個接觸的小點。僻陋于韻母，懶得說「央」、「後」、「前」。

僻陋于字所說的「複製」，意思是根由于同一個語意，而有不同的形製的，和「複寫」，和圖畫的「複摹」，「複印」不同。

僻陋糊塗人，讀書最怕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……有「壹」、「貳」、「參」……有大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……有中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……有小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……

二 L 、 「 三 L …… 不够，又來一些 「 甲 L 、 「 乙 L 、 「 丙 L …… 「 子 L 、 「 丑 L 、 「 寅 L …… 再不够，又來一些 「 A L 「 B L 、 「 C L …… 「 a L 、 「 b L 、 「 c L …… 再不够又來一些 「 1 L 、 「 2 L 、 「 3 L …… 再不够，又加括弧，增加記憶上的負擔，記不清是大的，還是中的，還是小的。所以自己寫的東西，也不喜歡有 「 一 L 、 「 二 L 、 「 三 L …… 除了有很大的界限，非分別 「 一 L 、 「 二 L 、 「 三 L …… 不可的以外，就不再作大 「 一 L 、 「 二 L 、 「 三 L …… 中 「 一 L 、 「 二 L 、 「 三 L …… 小 「 一 L 、 「 二 L 、 「 三 L …… 的分別了。這麼一來，看的人，就覺得只

要記得大概是那麼說的就够了。不會爲那些大、中、小的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……而牽腸掛肚。

中國文字大率由簡趨繁

第一冊目錄

一、話頭

二、「六」原是「屋」

中國文字大率由簡趨繁

李金真試擬

一、話頭

僻陋 閉門造車，偷偷摸摸，留意中國文字，至今十多年了。

本來，僻陋懶得說話。最近，整理簡筆字的呼聲很高。如果簡得方便，那還有甚麼不好？

僻陋

笨得很，雖

然留意中國文字那麼多年，就不知道該怎樣簡法！只覺得中國文字是我中國文化的根本，如果聽那些只見到皮毛，或一知半解，或根本不認識中國字的人胡攪，恐怕

就會毀滅了中國文字，毀滅了中國文化，使中國變成沒有文字的國家，沒有文化的國家。所以忍不住要獻曝芹之一二，然後再聽主持這種事情的人卓裁。

前幾天，看到中央日報副刊有一篇大文，說中國文字有的由簡趨繁，有的由繁趨簡，但沒有說出那個多，那個少。前天看到大華晚報「新觀念專欄」有趙友培先生的大文，說他對中國文字有長時間的研究，說出他對文字改革的意見，以爲形聲字同音的，應該用同一個聲符。昨天（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六日）中央日報副刊有劉延濤先生的大文，說甲骨文比周代的青銅器文繁

，使僻陋更忍不住要說話。

文字的繁簡，該可以就字句篇章的長短說，也可以就字數的多少說，也可以就畫數的多少說。從前的人寫文言文，筆搖了幾下，把很多的意思寫完了；現在的人寫白話文，筆搖了幾千萬下，寫了三天三夜，一點點的小意思還沒有寫完。字句篇章由簡趨繁，只要是看過文言文和白話文的人都知道，僻陋不想多囉嗦，只想把畫數的由簡趨繁說一二，可能也還會牽涉到字數。

現在的人，也許感到甲骨文很難描畫，於是，就有許多人誤會甲骨文的文畫很繁。殊不知甲骨文所以難描

畫，是因為考據家想存真，連飛白都想描得和原來的一樣。如果各就個人寫字的習慣寫，恐怕不會比寫楷書難。只要想摹仿人家的書法，就是摹仿楷書、行書、草書，甚至簡筆字，也都很難，何但甲骨文？不相信，可以找一個從來沒有臨過王羲之字帖的人，摹仿王羲之的字，看看能不能摹得像。

辟陋不想向編輯先生搖尾乞憐，這味道和狗屎同樣的東西，就只有自己印了。

二「六」原是「屋」

六「，金文和甲骨文作像「𠂔」，像「介」

，甲骨文又有作像「」的。丁山解說甲骨文，以為「六」和「入」古雙聲，「六」該就是「入」字。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的按語，還說丁山的說法確不可易。說文「入」篆作像「人」，說道：「內也。象从上俱下也。」「象从上俱下」，只是作者許慎望文生解，生吞活剝，自欺欺人！

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「入」下說：「內也。象从上俱下也。按上字古作二，小篆作上，入字非製在李斯小篆後。當是象艸木根入地形。一幹，岐者，其根也；故與出為對文。」「內也

。象从「上」俱下也」，是引說文的；「按」字以下是朱駿聲的意見。他以為「象从上俱下也」的意思，是象从一個「上」字，而「上」字的下橫畫一起向下彎，真是沒有把說文讀熟、讀通！如果說「从上」是从「上」字，那末在製「入」字的時候，「上」字就是事前已經成爲字的。說文一般說解的筆例，對於事前已經成過字的文畫，是不大說「象」，說「象形」的，說「象」，說「象形」，多是對事前還沒有成過字的文畫說的。如果對於事前已經成過字的文畫，也多說是「象形」的，那末，甚麼才該說是「會意」的呢？說文「曰」篆作

像「𠂔」，說道：「詞也。从『口』，『乙』聲，亦象口气出也。」「乙」如果是事前還沒有成過字的，就不能夠有讀音，也就不可以爲聲。既然以爲聲，就是事前已經成過字的，也就不該說「象口气出也」。說文「𠂔」篆作像「𠂔」，說道：「頭髓也。从『匕』。」「匕」，相匕箸也。『𠂔』象髮，『𠂔』象𠂔形。」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「𠂔」下有「按『𠂔』，頭會𠂔蓋也，象形、會意，或曰『𠂔』省聲」等語。說文沒有「腦」篆，而以「𠂔」篆當「腦」。這是不是作者許慎忘了說文裏有「𠂔」篆，又有他的所謂「古文『𠂔』字」作像

「出」的，在作「𦣻」篆的說解時，以爲「𦣻」是還

沒有成過字的文畫？說文「𦣻」篆作像「𦣻」，徐鉉

本「𦣻」篆下說道：「有所恨也。从「女」，「𦣻」聲

。今汝南人有所恨曰「𦣻」。臣鉉等曰：「𦣻古𦣻字，

非聲，當从𦣻省。𦣻」說文沒有「𦣻」篆，「當从「𦣻

𦣻」省的「𦣻」，該是「𦣻」的錯字。說文沒有「惱」

篆，「𦣻」就是「惱」。徐鉉等惑于當時所見的讀音，

所以說「𦣻」古「𦣻」字，非聲」。說文大字沒有作

像「𦣻」的，如果有，準常法，「𦣻」篆下的說解該

把「𦣻」和「𦣻」合併起來，一起說，作「頭髓也。从

「𠂔」。
 「𠂔」，相匕箸也。从「𠂔」，或者又說：
 「𠂔」古字「𠂔」。其實，「𠂔」篆所从的「匕」
 也未必是「相匕箸」。「相匕箸」簡直不成語，沒有意
 思。「匕」的古字也是畫人形的，也許「匕」和「𠂔」
 該聯成一氣，合併起來說。是不是許慎以為「𠂔」成字
 在「𠂔」篆以後，才說「𠂔」象「𠂔」形？這些都是糾
 纏不清的，偏僻給攪糊塗了。像這一類的例子很少，該
 都是由于許慎立法而不能自守才生出來的毛病。又說文
 通訓定聲「或曰」兩個字，往往只是作者個人爲了要說
 以下的臆測話而作的，不一定有別人怎麼說過才作的。